



金贵的土地

董国宾

土地知道自己金贵,从没心思说闲话。

大块小块土地手牵手向远处伸去,鹰鸟一样,不倦地仰天飞翔。

天滚着天,月滚着月,年滚着年。一天熬过一天的日子里,土地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过来,没白没黑地做着它自己的事。

没人知道,土地知根知底的伙伴是村庄。土地选择了村庄,村庄选定了土地。它们天天说着生命里最该说的话,想着岁月中最该想的心思和愿望。

土梁上,200余座老屋错落有致。村子不大,每天发生的事,树叶一片拍打着另一片。这就是我们的村子。

村子里有100头牛。有多少成年牛,就有多少牛车。老态龙钟的牛,牛车岁数自然会大些。我知道哪个路口停着牛车,哪个土堆旁有牛车安身。牛拉了一辈子车,驮了一辈子粮食,耕了一辈子地,到头来,仍有干不完的活;鸡鸭鹅满村子都是,整天吵吵闹闹,总归还是很听话。它们好像很复杂,个性很鲜明,其实很简单。做事不作态,不肆意,用心能看出透明的东西来;树木和家畜一样多,或独立,或扎堆,形态各异地昂着头;飞鸟看起来很自在,喜欢在茂密的树上筑巢,在村里来回飞。它们巧舌多言,大都能说些好听的;风,斜斜地刮过来,多变有个性,既温情,又刻薄,被柳枝摇曳着,又被柳枝阻隔。春天来了就变暖,冬天来了就变寒。

我们的村子,埋在密密麻麻的事情里度年月。

在早晨的第一声开门声中,父亲走向了土地。脚步刚过,土梁上的开门声就连成一片。它们驱赶着早晨,驱赶着早晨的每一缕阳光和清新的空气。村东头,穿一件羊皮袄的冯老大,忙不迭地打开羊圈。村西头,李二叔一串咳嗽没有停下来,就跑去往牛槽里添草添料。大人小孩在每一寸熟悉的泥土上踩过去,一件件数不完的事情,很熟练地做过无数次。

土地上田埂交错,每条埂子都伸向村庄,每块土地都思想贯通,每畦地差都在乡村的岁月里奔走。父亲倾一生的精力,往田埂上培土,在细窄的埂子上行走一生的路。饮足了早晨的头茬阳光,在无边的旷野和土地上,父亲把浓重的心思说出来,把最想说的话说出来。谁家的羊“咩咩”直叫,谁一顿吃了半碗饭,哪些老人在墙根晒太阳,哪家娃娃丢下书包就去割猪草,一举一动,一颦一笑,一惊一扰,村子里发生的一切,父亲都从心窝里掏出来。父亲的青年,壮年,过掉的时光,一个个远走的早晨,都说给了土地听。父亲把立在院墙的铁锹拿来,把困不住的锄头拿来,每一铁锹,每一锄头都是一句话,这些稠密的话,父亲准备用一辈子的功夫去说,说的话和做的事情一样多。

土地把金贵的光阴,全部用来听父亲说心思,和知根知底的村人打交道。与村子息息相关的话,最能打动土地,最能让土地在心里生根发芽。父亲恨不得风吹日晒,一门心思和土地言语,整天别无他事,美好的时光都耗费在土地上。父亲恨不得一口气把一辈子的话说完,把村子里大大小小的事物说个透,在永远做不完的事情里呼吸和变老。

土地从没心思和游来移去的云朵打招呼,更顾不上和穿行而过的风说闲话,每寸光阴都想办法把影子拉长变大,把父亲说的话,视作生命的行走,伸手接过来,结实实变成成长苞谷的种子,羊群追青逐绿的草滩,鸡鸭鹅展翅欲飞的羽毛,胸怀里藏着千百个一样的梦。土地大块小块抱成一团,做着天底下最美的事,让万事万物心里生出暖意来。

土地知道自己金贵,没白没黑地听村人说话,生命里最该说的话。镰刀挥舞的季节,土地像一片金色的沙丘,从天际飘过来。要不是横在村边的路挡着,守着护院的树挡着,会一直拥到牛槽、墙根。每块土地都是村人说话的地方,每寸土地都是期待飞翔的翅膀。过掉的早晨,行走的时光,等待的日子,都有村子飞翔的影子在晃动。

炊烟土

惊蛰絮语

还需要一些温暖的风和雨水点燃草尖与枝条,给那些神秘的早行者,以鞭策和鼓舞。

雷是唤醒,不约而同中,万物向太阳敞开了窗,像学子向圣贤敞开了心房。惊蛰是个虔诚而有革新意味的时节,就像一介意气风发又学富五车的学子,在漫长的等待中,就要面见考官了,这个朝气蓬勃的学生,仿佛盛着考卷的托盘,失手打翻了,倏然一惊,这无意的冒犯,却成了破陈规与开新立,使考官面对忽然泄露的惊蛰的试卷,不由自主放下姿态走下神坛。

此刻,北方还睡眠惺忪,这个濡染过胭脂的昆仑女子,秦关汉月两千年,破开霜重雪寒,却依然还是风吹草动的样子。仿佛很多年前,失乡的兄弟拍马而去,那半卷的旗,落成了天边的浮云,寒林一带,是梦与醒的边缘。松软的雪花抵达地面时,先于桃花落成了泥,听到岁月深处迫切而深沉的叹息。隐约觉得,桃枝青了,有一只雏鸟,陷于漫天雪意与雨意之间。像童年的一个早晨,窗外,冰雪融化,身下床褥返潮。听到了一声鸟鸣,带走了一夜的忐忑。我生活的这个高原,春天就要降临了。这一刻,鄂尔多斯是青色的。这青色很平缓,像高原无数的褶皱,却并不像它切下黄河崖壁时的落差那般峻峭。青归柳叶,你以窥到桃花赶往高原的匆匆行色。这姿态像看到田野迎春的步履,似乎它并不是急于要收获,只是要传达一个信念,一种精神,也仿佛是很久远的一种不动声色,眼眸深处千年沉淀的悠远,可滤出民歌汲取的露水与清气。

像旧时的一个新嫁娘,于青黄不接时出现在枝头的黄鹂,鲜衣鲜裤鲜明,样子却是敛首、低眉、杏眼作管,好像婉转在一首诗中。二十四节气中,这是一个富于改天换地气质的节令。春天的隐喻,让人凭空增加了诗意,如枝前忽然闪过的鸟,继而听到了它的鸣叫。仔细谛听下去,在草坡上,在树林边,在融化的潺潺溪流下,都有鸟的潜影幽声,也仿佛一卷画里的江山,在飞雪或雨或霰的意境中,看到策马回来的唐朝诗人。这一刻,会想到李贺,战袍上写下的诗句,像一支孤寂的雕翎箭,成群的大雁随着一名名客出关,高悬的关隘后是隆隆的鼓声,这似乎更像是惊蛰的一种意境。雪落塞北,李贺站在雁门关,春风吹破万年霜,诗人皱紧的脸,比琉璃更沉着,比诗句更幽深。似乎有一只雪豹,在冰草中埋伏,茫茫北方,这时确实需要一声惊雷。十面埋伏,需要看到永不群飞的鹰,专注一只破空而来的白雁,这是天下最亮的春声。普世的粮仓,填了一场雪或雨,隔了千年的尘路,像隆隆开过来的一列火车,桃枝颤动,离黄惊飞。布谷啾啾,八千路云和月,同唱一首歌,乡音和遗产,是一面湛蓝的天空,等待一场裂帛的惊厥。更新与改革需要深刻的介入与呈现,像幼鹿萌动的角在春天比璀璨的花更夺目。

“读诸集宜春,其机畅也。”清代学者张潮曾如是道。春风沉醉的时节,在喜欢读书人的心中,那轻抚面颊的春风与书页翻动时的沙沙细语交织成曲,无疑才是绝美的时光。春风和煦,读书自乐。夜幕降临,洗净双手,散开长发,亮台灯,半倚床头,在一片橘黄的光晕里,心情随之沉浸在书页间错落的文章中,如同平静的湖面荡起涟漪。于是,淡淡书香,微微晚风,柔柔灯光,灯如花,书如花,人亦如花,岁月静好,一切都妙不可言。晨曦初露,读书亦乐。洗漱完毕,轻挽发髻,拉开窗帘,静坐桌前,读到会心之处,不禁虚掩书籍,深吸一口气,静静回味,甚至自然地朗诵而出,真真如对知音,高山流水,又如玉珠,叠落玉盘。那一刻,心境澄明,美不胜收。读书之余,我还喜欢在春风中漫步于自然之间。那时,我会带上一本诗集,让诗歌与春风共舞。走过青青的草地,感受那“草色遥看近却无”的诗意;漫步于花间小径,品味那“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的闲适;徜徉在小河岸边,



春的绽放 李陶 摄

春和景明

钟颖

仿佛和阔别已久的诗人,在人海中,彼此尚未辨认出来,铁打的马蹄,就印满了山河,风的前面还是风,仿佛用带着雨的雨声,唤醒田原,唤醒一个人,唤醒一棵草,青牛踏破的河水,我这颗心,一用力,你就会滤下星辰一样的露水。我藏在心中的乡愁,早已繁衍成乡音,中国风景与古典诗歌,以及婴儿般的育出,都是隐隐的、绒绒的春意。早晨始,我的起点是一只鸟,日暮归,夕阳下的鹿场里,我独自一人落在溪水和云雾后,田野上混合着牛粪和泥土的味道,被我带到一场诗歌朗诵会上。穿白裙子的女诗人,在小桥流水的布景里,她的诗落在群峰之间的瀑布,连她脚下的小桥也颤动起来。这辽阔的春意,很多人闭上眼睛,座中的一个女孩,诵出了唐朝诗人惊艳千年的绝句。众人回应,仿佛群山回响,星辰落进人群。

穿过旷野,独擎西风,清冽的霜晨四下无人,不由地转过身,身后这条解开冰层的大河,史诗般庄重、肃穆、宁静。我来时,一个诗人刚把一首诗放进中国诗歌网,有一句诗印象深刻:植入此生春天在指尖上穿行。去年惊蛰,李贺站在雁门关,春风吹破万年霜,诗人皱紧的脸,比琉璃更沉着,比诗句更幽深。似乎有一只雪豹,在冰草中埋伏,茫茫北方,这时确实需要一声惊雷。十面埋伏,需要看到永不群飞的鹰,专注一只破空而来的白雁,这是天下最亮的春声。普世的粮仓,填了一场雪或雨,隔了千年的尘路,像隆隆开过来的一列火车,桃枝颤动,离黄惊飞。布谷啾啾,八千路云和月,同唱一首歌,乡音和遗产,是一面湛蓝的天空,等待一场裂帛的惊厥。更新与改革需要深刻的介入与呈现,像幼鹿萌动的角在春天比璀璨的花更夺目。

这是高原小城里的一个人,站在黄河边,遥望远方和诗歌时,在惊蛰里用汉字写下的一个所见和感受。风吹过大河,抬起头,云层下有一只孤单的鸟,它丢下一两声豆子落人雪中一样的声音,消失在茫茫天地中。布谷鸟恰到好处地掌握了分寸,落向一个枝头,桃花就要沸腾了。

情怀

春风拂面书页香

郭海燕

领略那“溪水潺潺伴我行,独享静谧情”的悠然。春风拂面,书页飘香,在这种纯美宁静的意境里,更能品得与自然融为一体的神奇,让生命的美好和万物的复苏也在感动中无限延展。

春风拂面书页香,这不仅仅是一种感官的享受,更是一种心灵的洗涤与升华。它于喧嚣中赠予我们一缕静谧的清风,于纷扰中赐予我们一方安逸的天地。在知识的瀚海中,犹如明亮的灯塔,照亮前行的道路;在生活的征途上,更如同那无尽的源泉,赋予向上的力量。

文字现实,双向映衬,方能相得益彰。在春天,适宜读和春天有关的书。

风且吟听

春分堆烟

像追逐水草,喜欢“春分”这个词。它可以把大地覆盖的严严实实,哪怕只是一小片花瓣,作为信使,它柔嫩的筋骨却有一双辽阔的翅膀。

在虚实河岸,暖黄的芽,爆着青烟,柳叶展开了,于万象交错,重叠的纷呈中冲出来,婆娑着、婀娜着。河水又大又亮,鸟鸣像一枚枚落入水中的银币。此刻,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把这两个字放进水中,黎明时轻轻捞起,再放入鸟巢,太阳升起后,它们飞遍枝头,我看到沸腾的桃花漫山遍野。

似乎每一条纹路和叶脉中都流动着唐诗宋词,温暖的风吹过春山。草把山头攻占了,绿茵茵的尖角,相互吸引、照亮,一种亲切感油然而生:接纳它。

仿佛整个世界都在上扬,上扬是春分的一个旋律。万千曼妙的枝条,像无数个诗人结成联盟,以婉约之美,对应豪放的天空。正大之庄严如孔子手植松柏,那些花骨朵,如此妖娆,如此明丽,如此舒展。毫无疑问,美总是恰到好处,成为思想和养分,滋养我们越来越好。

桃花已经白了,几乎每年都有爱花的人来折花。窗外的一株,年年受伤,年年又开的沸腾,仿佛它们身上不曾有过伤口,确实也没有伤口。它们的伤口暗替时光让它们回到蓝色的地宫,我有一双晶莹的眼睛,雏鸟更像是一个传世的音符。这是高原小城里的一个人,站在黄河边,遥望远方和诗歌时,在惊蛰里用汉字写下的一个所见和感受。风吹过大河,抬起头,云层下有一只孤单的鸟,它丢下一两声豆子落人雪中一样的声音,消失在茫茫天地中。布谷鸟恰到好处地掌握了分寸,落向一个枝头,桃花就要沸腾了。她用纤细的手指

捻了一指桃红,一点点涂到两腮。

我生活的黄河边上,有一座桃花峪,青烟填满的峡谷,住着一个举杯邀月的朋友,他总是笑问:“崔护何时归来?”看惯人间零落,春风吹过的脸,几十个寒暑,来来往往的脚印不离不弃,独守一天清明。他家的屋前屋后,塔地上,石棱中,到处都是桃树,一丛丛、一簇簇,一片片开得灿烂。春分时,都要邀朋友聚叙,有一年黄昏,青烟漫进了峡谷。我们每人寻来一个玻璃瓶,装满了烟缕,早晨醒来后,淡蓝色的烟缕浮在了瓶口,摇碎了,太阳出来后,有细微的水屑落在瓶底。又一个春分,朋友们把峡谷里青烟和溪水分别装在十个瓶子里,密封后,送给了一个诗歌博物馆,取名:春分。

春分时,鄂尔多斯高原青烟袅袅。在深深的黄河峡谷,一堆窗,一堆白云挤进了窗户。手忙脚乱去关窗,白云却贴在脸上,一脸微愠。不禁让人想起李贺的诗:“遥看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仿佛一万年,一伸手,就可以抓到手中。

后来,天鹅落在黄河之中,北迁途中,必经春草年年绿的高原。长距离的飞行之后,需要一片荡漾白云的水域,需要一条夜间尚有鱼虾的流水。天鹅们嬉戏、游弋、潜底,白毛浮绿水,这是我生活的黄河边,愈来愈明媚的春分景致。直到夜色完全暗下来,还可以听到天鹅的鸣叫,掠过身边的草木,有一种近乎失控的美。这是两千年前才有的瑞象,此刻,它们正回归这里。我坐在它们身边,一边写诗,一边听《天鹅湖》,一边看流星滑下天幕。清风万里,浩浩苍天下,我一个人,一支笔,无端端欣喜茫茫,这古老又新鲜的吉祥,在青草湿润的气息中,领受自由和惊喜。

燕子在筑巢,一啄泥,一啄草,它用泥和草来扎根,这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在它的世界里,灵动便是茁壮,以它小小的美好和单纯,面对生机勃勃的广阔与浩大,它们风尘仆仆,一丝不苟,于此,仿佛看见了古老春天的秩序与和谐。生命中存在的镇定、祥和与安宁,注定,我们的一切,要在劳动中开始、完成、结束。互为存在,纯粹、幸福、嘉美,我想,岁月已经来到了一个高处。

春分里,草木是唯美的,经年风干水分,沉重的东西剔除尽了,重新饱满中的美好事物,安详便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世间清清朗朗。一只丹顶鹤无疑是安详的,裹雨独立,仿佛听到一声雷,看到一束闪电,照亮楼台、道路、四野,照亮一树桃花,柔若无骨的身体里,充满了明月、清风、流水,有一颗颗晶莹的星星。心灵洁净,前途美好。

春分——词语是神圣的,一个用古老汉语书写一个瑰丽节气的诗人,唯一用公平形容的节令,只有“春分”,连秋分也不能分庭,唯一可以用来均分阴阳、白昼、寒暑的词只有“春分”。这让人迷恋、沉醉、惊喜,这安详、诗意、契合,只属于春分,也只能是春分。唯其安详,正大光明,春天从浩瀚的盛典中升起,千里江山,阳光明媚。

向现实的春天欢快招手。每一句诗意的描绘,都化作一阵春风,拂过脸颊,又化作一股暖流,流淌心间,整个春天的气息扑面而来,如此真切,如此美丽,打动人心。

每一个春天,都是一个新的开始。书页与春风共舞,墨香与花香交织,在这样的春天里,整个世界都被温柔与美好所包围。于是,轻嗅一缕书香,穿越时光,与古人对话,与智者共鸣。在与书相伴的佳期里,整个天地都安静下来,只有书页翻动的声音和春风轻拂的细语在耳边响起,心海也随之沉淀,变得宁静而深邃,容纳世间所有的喜怒哀乐。

“不读书的人,思想就会停止。”人的高贵,不仅在于外在的优雅与风度,更在于内心的思考与感悟。在春风拂面的季节里,不妨静下心来,打开一本书,让思绪随着文字飘荡。每一页阅读,都是对生命的一次深刻体味;每一行字句,都是对春天的一份独特解读;每一次翻动书页的声音,都是与春天最动人的对话。

礼赞大兴安岭

侯蕴民

宝岭大兴安,巍巍盘盘焉。奇峰俱雄峻,峻增并绵绵。崇山尽迢迢,峻岭复漫漫。千峰皆迢迢,万壑重渊渊。

云雾广漠漠,古木齐参参。林海何茫茫,绿荫常冉冉。群落共幽幽,石罅涌清泉。林深径隐隐,气象化般般。

长树梢梢头,雀鸣黄莺啼。高高枝塔顶,松鼠猿猴攀。千山劲风吹,万顷松涛连。狼吟虎长啸,惊心使掉胆。

透过密林处,伐木震耳畔。机声和哨音,响彻碧云天。挖参掘草药,攀崖越陡涧。摘果采鲜蘑,穿林登山巅。

暖春日融融,河水水涨漫。皮筏大木排,穿溪渡险滩。

盛夏日炎炎,山花烂漫。沃野播植物,顷顷茂山原。

凉秋风潇潇,树叶叶尽染。征鸿南归去,果果红满山。

严冬雪飘飘,水水冻凛寒。爬犁与雪橇,双双越冰川。

昔日老山林,鄂伦春狩猎。今朝此民族,定居得团圆。屯落连城镇,百业俱兴旺。楼堂接华宇,满目倍灿烂。

故乡春色(组诗)

赵丽

银鸥归来

风柔水暖暖银鸥,澹澹清波波倦愁。万里征途浑不怕,几川烟雨一湖收。

芍药花开

南坡芍药占时新,车马喧嚣复复频。岁岁芳华如约至,何曾辜负赏花人。

乡趣

一畦豆角一畦瓜,坡上英英向日花。红杏累累枝上挂,两三爬树小娇娃。

小城晚春

野旷云低山笼纱,湖光黯淡掠昏鸦。无情最是风和雪,扶雨归城戏柳花。

春望

塞岭雪初融,山光犹望中。轻云浮碧落,远岫沐清风。放眼春阳暖,穿林雀影匆。溪冰冰解冻,翘首盼归鸿。

故乡春色

鹊鸣透春帷,推窗梦觉迟。庭前花信至,屋后菜秧垂。向暖循山径,迎风望柳枝。村居居十载,最忆踏青时。

诗二首

王嘉璐

倒影

芦苇倒影一池新,蝴蝶点花蝶点稳。波纹上游一野鸭,半月点缀天空云。群鹤振翅翩然飞,此去许是迎仙人。

今夜

残阳一抹在天边,赤云相伴天渐暗。石路水映灯光影,冷月伶仃已下弦。万家灯火忽璀璨,今夜景色难入眠。

星诗空



山岚

汤青

摄